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杨卓
2022年11月27日 星期一 22593776

本版投稿邮箱
420918118@qq.com

小小小说

怂爷

欧阳跃

村里的退休老人怂爷，原名宋贵，因在方圆十里以

小气吝啬而闻名，人送外号“怂鬼”。
怂鬼一词乃方言土话，词典里找不到，意指小气、吝啬。怂爷的吝啬似乎是天生的，与生俱来，一个“怂”字伴其一生。这个浑名随其年龄增长而不断升华。从儿时的“怂体儿”，年轻时的“怂兄怂弟”，成家后的“怂叔”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怂爷”。

怂爷一生视钱如命，没什么爱好，不沾酒色，也不赌博。唯一的消遣就抽烟。他抽烟只认一个牌子，年轻时抽8分钱一包的“大丰收”，“大丰收”不生产了，他便抽2毛钱的“火炬”。一天，他发现“火炬”也断供了。为寻一包便宜烟，逛完街坊逛县城，大小商店逛了个遍，最便宜的“相思鸟”也要2块钱一包。无奈，只能抽“相思鸟”。为此，他站在村口，叉腰大骂烟厂无德。

退休后，怂爷天天呆家里实在无聊，便背着手信步在街上闲逛。见一摊位摆有鸟笼，笼里有鸟，怂爷觉得养鸟是个消遣法，正好打发时间。

“伢子，鸟和笼子怎么卖？”他问摊主。
“卖别人50块，”摊主见他是老者，便说，“您老要，30块，连笼带鸟您提走。”

他立马黑下脸来：“你何解不去打短棍（劫）。”骂完，背着手气呼呼地走了。发誓从此不再上街，免得受那份鸟气。

但回到家，他还是挡不住养鸟的诱惑，便找来些小竹条，自己扎了个鸟笼。到楼上翻出几十年前打鱼的一张旧网，用绳子拴在屋后那棵大樟树上，他要张网捕鸟。

第二天，鸟没捕到，倒把村书记、村主任都招来了。气得他把书记、主任赶出门，躺在屋里生闷气。

春节后的一个早晨，怂爷刚起床，村书记高声叫着“宋爷宋爷”，推门就进来了。自那次抓鸟事件后，怂爷就恼火春生家的这个二伢子。见他进来，没好气地问：“我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又违什么法了？”

书记笑了：“您老还生气呢？今天是好事，元宵节到了，村里送您老年人去医院体检。”

“没钱！”
“不用您花钱。”
“你骗鬼哟。”怂爷不屑地说。

“你不要总用老眼光看今天嘛。”书记好说歹说，说这是国家关爱老人的公益活动。怂爷就是一根筋认死理，打死都不信。书记无奈，只得说：“您口袋里莫带钱，我带您去医院，要钱我去缴好吗？”

怂爷总算松了口气：“我不怕你跑了，你跑了找谁你爹春生老信去。”

体检完了，果然没要怂爷出一分钱，这让他大感惊讶，让他对人对社会的认知，有种颠覆的感觉。

漂亮的医生妹子把一本体检报告书递给他，说：“大爷，你肺部有一大块黑色阴影，不能再抽烟了。”

怂爷一辈子最重两样：钱和命，要命的事他断然不会做。他果真听医生的话，戒烟了。他把每天买烟的两块钱放进一只木箱里，上了锁。

几天前，从村里的广播里得知：某市突然爆发新冠疫情。听到这个消息，怂爷陀螺样在屋里乱转，忽然看到桌上那本医生妹子给他的“体检报告书”，怂爷似有所悟。

第二天，村里的防疫广播里，播放了一条“爆炸性”新闻：退休老人宋贵为疫情防控捐赠口罩600只。算算，正是他戒了近300天的烟钱。



同意就食碗粉子

株洲味

黄薇妮

雾霭散尽旭日高，
水口小巷香味飘。
三千银丝氤氲气，
一碗米粉话寂寥。

米粉，又称米线，因南北差异叫法不同而已。湖南人爱吃米粉起自三国时代：关羽带兵攻打长沙，北方将领和士兵吃不惯米饭，伙夫便模仿制面过程，将大米舂成粉，蒸熟后搓成条，如面条一般下锅煮熟。也有传说，两千多年前，嬴政为统一中国，派兵远征南方，秦军多为陕西人，惯吃面食，而南方不产小麦，于是便有了碾米成粉制成面条状再烹制的饮食方法。

芙蓉客家人生活既简单又实在，把米粉的“米”都省了，就叫“粉”。因为米粉店投入小，价格经济实惠，食用方便快捷，口味大众化，所以山城大街小巷都是粉店。

水口的粉是出了名的。除开毛主席说“水口是个好地方”，还缘于一个典故——“同意食碗粉”。一对青年相亲，二人见面后交谈完毕，到达饭点，男方问女方是否同意，若同意即叫“食碗粉”，女方欣然前往，于是成就一段佳话。后来客家人把“同意食碗粉”当成商量事情达成共识的通用语言。

我爱吃粉，但恋上水口的粉是在今年工作调动于此。

初到水口，同事们便热情地介绍哪家的粉好吃，于是便一家家去试，结果口味各有千秋。嗦完粉后，感觉就一个字：爽！

每家的店面都是朴素简洁，几张

四方桌，几张木板凳随意摆放，桌上毫不吝啬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调料，可咸可淡，可辣可酸，根据顾客口味、喜好自助搭配。小店内香味扑鼻，顾客进进出出，吃完扫码付款走人。老板即是大厨，在炉子前有条不紊地操作着：从桶子里抓起米粉，放入大铁锅的沸水中，用长竹筷在锅里把米粉撩开，待铁锅里的水再次沸腾便撩起米粉，下方用一个竹漏盛着，再用竹筷夹着米粉一前一后一推，整整齐齐码到了海碗里。海碗里早已放好盐、味精、酱油、猪油、骨头汤、葱花……没有服务员，顾客都是自觉地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端着碗依据自己的喜好放码子。码子的种类较多，有肉丝、牛肉、鸡蛋、木耳、酸菜、榨菜、海带……荤素自取，纯朴的客家人从不会因为顾客光加菜码子而加价。

光头的粉也不错。一碗好粉，精华和灵魂都浓缩在了汤里头。汤都是用筒子骨、鸡骨架熬出来的正儿八经的高汤，清而不寡，鲜而透香，喝着有种浓郁的质感，米粉稠进去，口感柔顺，滑滑爽爽，往往我们会连粉带汤一起吃个精光。

我曾向店里的老板打听熬汤的秘诀，老板憨憨地笑，说哪有什么秘诀，只是做汤要舍得花本钱，必须早起挑选新鲜的筒子骨和鸡骨架，不能图便宜买冷冻的。熬汤也有讲究，不能图省事，骨头要用热水焯一下，捞去浮在上面的血沫，再放到锅里，置于旺旺的炉火上，待汤翻滚时再压住火，慢慢地

星河

朱洁

两版郭靖相比，显然黄日版相貌上更像郭靖。虽然我没完整看过《射雕》原著，但在我心里，郭靖的长相应该和他的头脑差不多，不应该是一位过于帅气的少年。所以，1994年张智霖版郭靖还是太帅了点，竟然比杨铁心和包惜弱的儿子杨康还帅，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好在年轻时的张智霖，眼神不太灵光，有些天然呆萌，演绎起来也能让这版过于帅气的郭靖形象立得起来。

和儿子看《射雕》，武侠剧还变成了教育片。郭靖和江南七怪学武那一段，当每个师傅骂他蠢的时候，我总是暗示儿子，记住了，这个“蠢家伙”最后会成了天下第一。当郭靖还是武功废材却能一箭双雕时，我也给儿子讲，看到没人都是有所长的，武功不行，射术了得啊。同是宋人，同在异国他乡长大，同样失去父亲，杨康选择当金国小王爷，而郭靖不愿当金刀驸马，儿子唾弃杨康贪图享乐，但忽视了两人的成长环境。事实上，郭靖才是真正没有父亲的孩子，但他的母亲从来都是教育他，你是宋人，将来要给你爹报仇。杨康有一个因爱他母亲而爱他的养父——完颜洪烈。在完颜洪烈的教育下，杨康自然认为自己就是完颜康。但和郭靖母亲李萍相比，杨康母亲包惜弱的教育是缺位的。这位柔弱慈悲美丽的母亲，也许除了思念前夫杨铁心外，只关注了儿子的生活，忽视了给他家国大义的教育。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郭靖毁婚约之前，与黄蓉卿卿我我之时，儿子感慨郭靖不厚道。

穿插看两版《射雕》，我还发现，虽然前后相隔11年，有的角色竟是同一个人扮演。比如郭靖的大师傅、江南七怪之首的盲侠柯镇恶都是由江毅扮演，北丐洪七公都是由刘丹扮演。另外，还有同一个演员在两个版本中演绎不同的角色，比如1983年



版的完颜洪烈和1994版的铁木真是同一位演员扮演，再加1983版的尹志平和1994版的马钰也是同一个人扮演的。当然，1983版还有好多龙套演员，最后都成了大明星，比如“金国他乡长大，同样失去父亲，杨康选择当金国小王爷，而郭靖不愿当金刀驸马，儿子唾弃杨康贪图享乐，但忽视了两人的成长环境。事实上，郭靖才是真正没有父亲的孩子，但他的母亲从来都是教育他，你是宋人，将来要给你爹报仇。杨康有一个因爱他母亲而爱他的养父——完颜洪烈。在完颜洪烈的教育下，杨康自然认为自己就是完颜康。但和郭靖母亲李萍相比，杨康母亲包惜弱的教育是缺位的。这位柔弱慈悲美丽的母亲，也许除了思念前夫杨铁心外，只关注了儿子的生活，忽视了给他家国大义的教育。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郭靖毁婚约之前，与黄蓉卿卿我我之时，儿子感慨郭靖不厚道。”

郭靖不厚道。穿插看两版《射雕》，我还发现，虽然前后相隔11年，有的角色竟是同一个人扮演。比如郭靖的大师傅、江南七怪之首的盲侠柯镇恶都是由江毅扮演，北丐洪七公都是由刘丹扮演。另外，还有同一个演员在两个版本中演绎不同的角色，比如1983年

诗歌

一株吊兰

杏子

有一株吊兰
她不那么美，也不那么丑
只是很普通的样子
静静地待在一个花盆里
独自面对空荡的房间
和外面的阴晴冷暖

她懂事，乖巧
就算半年没吃没喝
也安定地站着
然后朝太阳的方向
让藤蔓舒展，伸张，垂坠
然后开花，生根

有好多次，她脚下的泥巴干到开裂
但她依然淡定，坚持
大概是这种气质也感染到了主人
那主人也从不过问

纵使好久不见
纵然吊兰枯槁难看
她只需舀几碗清水
就能帮她恢复美丽和生气

他由衷赞美他的吊兰
下贱，皮实；乖巧，懂事
直到前些天他又一次回家

那株吊兰终究死了
干枯像团杂草
二十碗清水也喊不醒她
她死在一个异常干旱的年份
她死于主人因疫情很久没有回家

散文

温暖的被子

雪竹

小区来了一位河南籍的中年男子刘姓帅哥，在小区占空间三十平方米的地方架起了他的小作坊，轧棉花的机子、抽蚕丝的机子、踩被子花纹的大缝纫机各一台，一张铺展被子的桌子。听说上半年在我们这工作了两个月，下半年又干了半个月，他说马上就要走了。疫情期间，蚕丝200元一斤，骤然降到160元一斤。大家都说识货，他立马用84消毒液将蚕丝溶解成水，还用打火机烧到看上去无任何残留物质，很多人想年年来这做八九不离十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就不会敢再来了。正好下半年我家要乔迁新居，一下子做了三床，还免费翻新了三床棉絮和一床蚕丝的被子。

刘帅哥做事麻利，为人谦和，不到1米7的个子，笑容总挂在那张不大不小的脸上。在他工作的过程中不时有人来问价，也有做好没付款就被他抱走的，说是下午再来做一床。我笑着打趣他，你不怕别人不来了，他非常自信地说不会的，几百块钱的（丝绵材质），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会为区区小钱做出不开心的事来。他说他们老家很多人一年四季都在外干这种活，一个人够了，老婆都在家管孩子。三个小孩，老大17岁，最小的7岁，两女一男。他说常年在外吃快餐，睡在铺展被子的桌子上，外出办事大半天也无人动我的东西。

在我将旧棉絮拉来翻新时，发现竟是娘为我结婚时准备的被子，被子中间还被我踢了一个洞，农村出来的节俭惯了，一直舍不得扔掉，冬天还当垫被使用。拉过来被刘帅哥放在轧棉花的机子上重新轧一遍，旧的棉絮霎时开出了白花花的新棉花，蓬松而显

干净。棉花上偶尔还遗留着棉花树上短短的枝条梗子和细小的叶子，看着这些，泪水情不自禁溢满眼眶，眼前似乎呈现母亲弯腰拾棉花，坐在床上拣棉花，猫着腰纺棉花的场景。

上世纪70、80年代，农村人没有那么多讲究，冬天母亲怕冷，几块布铺在床单上，床上就是一个小作坊，天还没亮就在那挑拣棉花，将棉花中不干净的东西都要剔除。家中所有人的棉袄、穿的纱衣、盖的被子以及我结婚时的棉被都是母亲一染染棉花亲自纺织而成。记得那时父亲脾气大，为了让母亲早点休息还打掉了几个电灯泡。

想起父母亲的艰辛，将被子翻新一下我觉得是很值得的，翻出来的被子跟新的比也差不到哪去，外面还用个洗干净的半旧崭新的被套套着，一起让大缝纫机踩成不能随便拆下来的花样图案，上面铺一层新的床单当垫被使用，平时晒晒湿气就可以了，这样又可用上五至十年了。

直到现在，母亲的“作品”依然陪伴着我，我还真不太喜欢那厚厚的席梦思床垫，鬼知道里面塞了些什么材质，自己亲眼见的才放心，透气环保。我对商店的品牌被丝毫不感兴趣，而喜欢母亲捡的土棉花，重新加工的费用还要一百元呢。母亲87岁了，再也不能为她的儿孙辈操持张罗这些集重体力与技术于一体的活儿了。这也是我对母亲赠予我的棉被倍加珍惜的原因。

当今网络上爆料很多不放心的棉产品，让人们思念、追求回归自然的、纯正的、最简单的加工方法，不过比起以前的纺棉机、织布机还是先进、快速、美观多了，他们确实抢走了工厂的些许生意，全国各地都有他们那的人在各大小区生产、加工。疫情席卷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农村的山庄田野，空气中似乎让人感觉有点窒息，立冬后的天气晴朗如秋，胜利的曙光浮现，刘帅哥是否早已抵达属于他的温暖港湾？

